



年味儿

蔡安阳

人间烟火，最美即为春节。春节是我们中国农历的新年，按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规矩，这个节日从一进腊月就开了头，由此可见人们有多重视这一天。

进了腊月，你会发现大街小巷登时就热闹了起来，尤其是有集市的时候，那种“赶集”的乐趣给我的童年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。印象中的乡村大集十分热闹；对联、年画、挂历琳琅满目；各式新衣、新年的猪牛羊肉高高挂起；大盆里的鲤鱼、草鱼翻腾着水花；鸡鸭鹅挤在铁笼子里，张望着熙熙攘攘的人群；各种生活日用品林林总总，应有尽有……摊贩们高声地吆喝着叫卖，人们兴高采烈地呼应着，搅动了那片天地。热闹的集市虽然满足了我的各种好奇，但我依然心心念念的是集市上的各种美食和卖烟花的摊位。那时候，家里拮据，母亲买东西总要比上两三家，

选好后，还要和摊主砍砍价，而我寸步不离地跟着她购买这些“毫无意思”的商品，她偶尔回头看我，我就可怜巴巴地望着她，从不催促，希望自己的“懂事”“听话”能换来一张糖人或者几串小鞭炮。而母亲，总是能从我的目光中参透我的心思。我一边吃着糖人，一边数着口袋里的小爆竹，心想着：进了腊月，是不是每个人的心情都会特别好，连花钱都变得大方了起来。

集市巷口的欢笑热闹虽然令人怀念，但厨房的烟火却温暖着我整个童年的冬天。

腊八这天，天未亮母亲就早早地起床。头一天晚上，她已经把从集市上买的各种豆米淘洗干净，现在要做的就是儿女丈夫醒来之前，熬上一锅美味的腊八粥。回忆起腊八粥，童年的味道马上就回来了。母亲熬的腊八粥食材极为丰富，有捣碎的花

生、黄豆、绿豆和碎面、白萝卜、青菜、生姜、大蒜，煮熟之后还要加上小葱、盐和猪油搅匀。每每腊八这天，我都是在满屋的香气中醒来，而热气腾腾的灶台旁就站着我的母亲，加之褪色的时光，就像一幅画定格在我的心中。

闽南俗语有：“煎粿蒸糕”发新年。蒸碗糕，也是母亲的拿手绝活，为了过好春节，每年在“扫扬尘”后，母亲都会蒸碗糕。蒸碗糕要先将浸泡好的大米磨成糊，然后进行发酵，碗糕大多是做成甜味儿的，寓意着生活甜蜜，吉祥如意。碗糕发得适当，旺火煮，顶部会胀开，母亲说这胀开的一张张“笑脸”寓意着“笑口常开”，象征着全家幸福。

到了除夕夜，整个村子都沉浸在热气腾腾的节日氛围中，母亲更是在厨房里忙个不停，剁肉、洗菜、炸丸子……而父亲就在一旁帮母亲打下手，劈柴烧火，准备材料。每每此时，锅铲

碰撞声，母亲儿女声，声声应景，好不热闹。我们兄弟姐妹们在屋里屋外穿梭，期待着美美地大吃一顿，偶尔忍不住，也会偷偷地用手捏上一个丸子或一块肉，迅速地放进嘴里，母亲见了也只是笑着嗔一句“馋猫”。不知道是怎么的，村里家家户户好像是约好了一般，年夜晚上桌后，屋外爆竹声不绝于耳，烟花将夜空照得一片灿烂，而我们一大家子就围坐在桌前，拿起筷子，品尝着母亲做的各种美味。

回忆中，儿时春节那满满的年味儿，不正是人们现在苦苦追寻的幸福吗？尽管时过境迁，过年的气氛依然保留，但最主要是回家团聚的那种幸福感是平时无法比拟的。无论近在咫尺或远在天涯，年味依然不减，这些都是在传承中华民族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。

花香年味浓

程新兵

儿时每到新年，一首童谣《行花街》：“年卅晚，行花街，迎花放满街排，朵朵红花鲜，朵朵黄花大，千朵万朵睇唔肖。阿笑，阿爸喜，欢花靚乐开怀……”传唱在街头巷尾，带来了年的热闹。幼时的渴望挤进花的海洋，童年的欢乐藏进花的世界，新年的韵味在逛花市、花灯的喜悦里弥散。

缺少少穿的年代，每到年关，母亲用红纸扎花，制作花灯。一张薄薄的红纸，母亲用灵巧的双手一折两折三四折，齐齐整整地堆码在针线篓里。母亲一手拿纸，一手拿剪刀，剪刀上下翻飞翩翩起舞，红的灯笼、红的窗花、红的大红花应运而生，个个栩栩如生。带着母亲亲手制作的花灯，穿梭在新年灯会上，虽无花香，但装扮了年的吉祥和欢乐。

红的纸花，相遇一夜冬雨、一场落雪、一阵北风，吹得四零八落，红纸的颜色瞬间淡去，红色的汁水流淌在土墙上，斑斑点点，把昨日的喧闹洗刷得干干净净，不留一点痕迹。即便如此，爱花的母亲依旧年年如此，不改初衷。

塑料花的出现解决了纸花的弊端，不怕雨打风吹，经久耐用。买上几株塑料花摆在客厅和房间，这是母亲新年前的必修课。母亲是一个注重细节的人，从花的株数、颜色搭配、长短大小，一一思量，尽量契合房屋的结构和布局，瞅见不显冗余和单调。只不过，塑料花不是花，既嗅不出花香，时间久了会掉色，擦拭起来也颇费功夫，但为了迎接新年，爱花的人家总会摆上几株塑料花。

不知过了多少年，日子好过后，新年里母亲也学着人家开始摆放鲜花。堂屋是一定要摆放一盆大鲜花或盆橘，那鲜花、那盆橘，红的娇艳，绿的发紫，黄的粉嫩。窗台和卧室是要摆上几盆栀子花、水仙花、盆竹、玫瑰花等，红绿相间，芳香四溢，带来满屋馨香。

新年最大的乐趣还是逛花市、花灯。琳琅满目的鲜花摆在大街小巷、公园景区，老远香气袭来，沁人心脾，赏心悦目又令人心旷神怡。鸡冠花、芍药花、蝴蝶兰等开得正盛，挑中几种喜爱的鲜花回家，让鲜花点燃新年的激情。

有时天公不作美，淅淅沥沥下起了雨，但丝毫阻挡不了人们赏花、买花的热情。新年倘若没有逛花市、花灯，没有添置几盆鲜花，过年似乎少了一点韵味，那种期待的喜庆和意境也凸显不出来。

摆上鲜花迎新年，邀约亲人逛花市，这是新年人们最喜欢做的事。盛开的鲜花，开在寒冬里，不只是衬托出年的大红大紫和人们的良好祝愿，也昭示着当下人们如蜜般的幸福生活。新年图个喜庆和吉利，唯有鲜花诠释得恰如其分。

写春联

陈振元

又到年关，每一开门，爱人总会瞟了一下门楣，问道：“你什么时候写春联啊？”我说：“现在大街上放眼望去都是卖春联的，款式多样，还镀金嵌黄的，非常喜庆，我写的也不见得更好看，还是买吧。”“可是自己写的墨香飘逸，还散发着一股文化的味道，感觉就是不一样嘛！”哈哈！听她这么一说，好像也挺有道理的。我不禁怀念起以前写春联时墨香四溢的时光了。

第一次写春联时，我刚上初一，那年年底，堂伯突然来到我家，叫我帮他写春联。开什么玩笑，虽然在学校练过“颜楷”，但我怎么敢写春联呢？我赶紧摇头，闪到一边，正想溜走。他眼疾手快地拉着我，笑斥道：“你这猴孩子，还想跑。咱家就你文凭最高了，写春联的事以后咱自己干，省得每年都麻烦别人。”堂伯参军转业，在县城工作，在我心里是很有威望的，我突然有种受到“器重”的感觉，仿佛身上压了某种“重担”似的，于是乖乖地随他到家里。

只见堂伯家的大厅里已经摆起八仙桌，桌面上整齐地叠着长的方的各种大小不一、形状各异的红纸。他说：“元仔，你第一次写春联，我怕你不会切割联纸，我帮你弄好了。”接下来堂伯又拿出一本对联集，让我对照着看，横批、竖联、双门联、单扇门联、猪圈、鸡圈、牛圈等，要写什么各有各的规定，可以自己找。写什么呢？我不放心，又屋里屋外绕一圈，看看各个位置上贴的是什么联，以便写的时候心中有数。

刚开始，我担心写不好，决定先写一些位置不明显诸如猪圈、牛圈等各见的小联。当提起笔时发现平整的红纸上不知怎么安排着下笔，于是先折格子，平复一下忐忑的心情，然后手指僵硬地拿着笔，一笔一画，抖抖地画下“六畜兴旺”四个字。我看着红纸上字体僵硬，笔画如树枝，很不好意思。堂伯却站在旁边微笑着说“好、好、好，写得大方周正”，然后拿着联放到地板晾干。接下来，偶尔我有写错的时候，堂伯总说没关系，拿着扔到垃圾桶，重新再写一张。在堂伯的不断鼓励下，我越写越自如，四字联、五字联、七字联，由简入繁，徐徐下笔，两个多小时后，终于把“大五间”的闽南大厝的春联都

写完了，我长长地吐出一口气，一阵轻松。看着大厅灰黄的地板已铺上一幅幅鲜亮的春联，如锦似画，不由一阵阵自豪，可一看到红纸上的字，我不禁脸红。堂伯留我吃晚饭，我怎好意思留着，推辞着回家了。

回来后，我感触很深，有了自己的一番想法。我在楼梯下东翻西找，找出以前父亲送我的一块铺地板用剩的红砖，红砖能吸水，听说有人用它来练字，父亲希望我闲时也练一练，可因为我的懈怠，红砖已布满灰尘，黯淡失色了。我决定用清水练字，让它再次红润起来。接下来几天时间里，我还穿梭于村里经常写春联的几个叔叔家，到他们家观摩如何写春联，其中我小姑丈写得龙飞凤舞，发叔写得遒劲有力，都是我喜欢的字体。他们没读多少书，写毛笔字没认真临过帖，只是凭天分和感觉写，传授不了我写字的“秘诀”，但他们为我讲述了王羲之吃墨、钟繇在被子上画字、颜真卿用黄泥练字、怀素用芭蕉叶练字、郑板桥在腿上练字等古人刻苦练字的感人故事，让我从中体会到古人练字的专注与痴迷，这坚定了我练字的想法。

乡亲们也许听到堂伯说，也许有人看到我也写春联了，再加上常帮忙写春联的几个大人事情多，他们觉得找我写春联比较合适。而我的父母看到自己的孩子能为左邻右舍、亲朋好友写春联也很高兴，很自豪。身为竹匠的父亲为了方便我割联纸，还特地为我修了一把小竹刀，刀柄钻了小孔，孔中穿过小麻绳，打结一下，方便我携带。于是乎，在接下来的几年年底，我总是右手拿着墨碗，左手腕缠着一把被红纸染得泛红的小竹刀，手中抓着夹着毛笔的对联集子，穿厝过户地为乡邻写春联。直到有一年春节，我听到一个外地的客人说这村子的对联怎么都是一个人的笔迹，我才想到，春联字迹也要丰富多彩，才不会让人产生视觉疲劳。于是我鼓动上初中的堂弟、表弟和其他孩子，自家的春联都自己写。孩子们都有表现的欲望，于是试着试着就上手了。这样，春联的笔迹各具特色，孩子的才华得到展现，乡亲们过春节时的笑容更灿烂了。

到中学教书后，年底除了在村里写些春联，还为学校附近的朋友写春联，偶尔也参加志愿者写春联活动。虽然我的毛笔字依然不是很好，但能用笔墨为春节添喜庆，为人们送吉祥，我内心充满着幸福感。



南 安 各 处 节 日 景 观 氛 围 的 布 置 已 基 本 完 成 ， 年 味 越 来 越 浓 。 摄 于 南 安 中 骏 世 界 城 。 本 报 记 者 李 想 摄

迎新

林美聪

春节象征着辞旧迎新、祝福、团圆、平安、兴旺发达，其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。人们喜欢过年，盼望过年，眷恋过年，那是因为过年总是充满神圣和欢乐，给人们带来一片清新、希望和美好。

按照家乡的年俗，送过灶神，就要把家里家外打扫干净，迎接新一年的福气、好运。记忆中，母亲忙年，从腊八开始，就响亮地奏起序曲。于是，家务活成倍增长，不止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七件事里转悠，身边总有干不完的活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对家里进行大扫除。现在还记得一家人风风火火的劳动场景，母亲领着我和姐姐穿上旧衣，戴上草帽，找来一根竹竿，绑上鸡毛掸子，开始掸除屋顶屋角的灰尘，收拾屋前屋后的杂物。那时，总觉得母亲有一双神奇的手，经她手摸过的家具，都能焕然一新。

而今物质条件好了，卫生意识强了，许多人家平时就一尘不染。可尽管如此，临近过年，还是要再清理一番。哪怕只是象征性的，也要有所表示。为何？在民间有个说法，“尘”是“陈”的谐音，扫尘意味着“除陈出新”，把一切“疾病”“背运”“晦气”统统扫出门去。大扫除之后，迎来的必定是窗明几净，焕然一新的新环境、新面貌、新生活。

“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买红纸、写对联、贴春联也得提上日程。外公当时可是乡下小有名气的书法大师，村里家家户户都兴买红纸找他写联。外公对红纸则有严格的要求——必须色泽鲜亮才写。年前几天，外公家可谓门庭若市。只见他先裁后写，或低头沉思，或低吟浅诵，有时灵感喷涌，还会自编对联，赢得乡邻称赞。我和表弟就是外公最贴心的小跟班、小粉丝，帮着外公把写好的对联纸往前平拉，避

免墨汁流动、模糊字迹。那时，闻到的都是裹挟着墨香的年味。

当然，对孩子们来说，过年最关心的还是吃食。民以食为天，这话永远不会过时。过了腊八，好日子就来了，饭菜会变得像模像样，流水一样，一直流到正月，比往日丰盛许多。那些平时深藏不露的腌鱼、腌鸡、腌肉等，大摇大摆地走上餐桌；鲜肉、香肠、豆腐，也时不时地出来露个脸；就连潜伏已久的糖果、核桃、瓜子等，也开始现身溜达。让小小心纪的我不禁心生疑惑：其余的月份好像就是做做样子，用来虚度的，简直白过了。我天真地想，一年里，我只过腊月 and 正月就好了。

而除了吃的，让我们心心惦念的，还有过年的新衣服。那时虽然生活清贫，可母亲却从未疏忽，时髦童装、红衣红袜、内衣内裤，里三层外三层，早已准备得一应俱全。穿着新衣服，年味就在孩子们身上传递开来。

到了除夕夜，奶奶就会和我们讲关于“年”的传说，但说来说去都离不开一个“新”字。无论想象中那个被称作“年”的残暴怪物，还是古人祭神祭祖活动，抑或熬夜守岁，贴春联，贴门神，无不贯穿着人们期盼丰收，渴望美好生活的愿望。“年”一过，万物生长，鲜花遍地。守岁更是“寒辞去冬雪，暖带入春风。共欢新故岁，迎送一宵中”。至于把美好的祝福期盼的话贴在门上，一是为了倾诉人们心中的愿望，二是为了便于迎面相望，图个吉利。“新年纳余庆，嘉节号长春”这样的佳句，任谁看了都感到心里美滋滋的。

一年之计在于春。年是旧时光的终结，新生活的序幕。古人为什么把过年还称为“新年”“新岁”？那是因为一个“新”字，昭示着满满一年的春光，五谷丰登，幸福安康！